

Salem's Lot 撒冷镇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姚向辉 译



STEPHEN
KING

穿越中世纪的古堡，吸血鬼来到了现代美国小镇。
斯蒂芬·金再度将读者带入战栗的深渊……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Salem's
lot 撒冷镇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
姚向辉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撒冷镇/ (美) 金 (King, S.) 著; 姚向辉译. —

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 3

书名原文: 'Salem's Lot

ISBN 978-7-5327-5281-2

I. ①撒… II. ①金… ②姚… III. ①恐怖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7738 号

Stephen King

'Salem's Lot

Copyright © 1975 by Stephen King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Doubleday

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08-639 号

撒冷镇

〔美〕斯蒂芬·金/著 姚向辉/译

责任编辑/宋玲 装帧设计/胡枫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7.5 插页 2 字数 281,000

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-1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5281-2/I·3040

定价: 36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。T: 021-69113557

没有谁单枪匹马著作长篇小说，我请求占用读者诸君的几秒钟时间，感谢几位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人：汉普登学院的 G·埃弗雷特·麦卡切恩，因他很有实用性的建议和鼓励；缅因州旧城的约翰·皮尔逊博士，佩诺布斯科特县的法医，同时在全科医生这一特殊领域他亦堪称楷模；缅因州班戈市圣约翰天主教堂的雷纳德·哈里神父。当然，还有我的妻子，她的批评一如既往地严苛和不留情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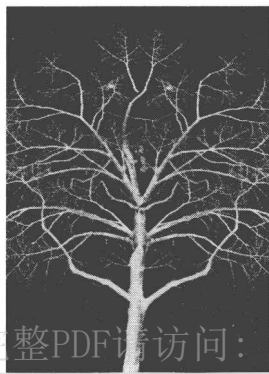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撒冷林苑镇周围的城镇都确有其地，但撒冷林苑镇本身却只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，居住彼方的人若是与现实中的人有所相似，则纯属巧合，绝非故意。

——斯·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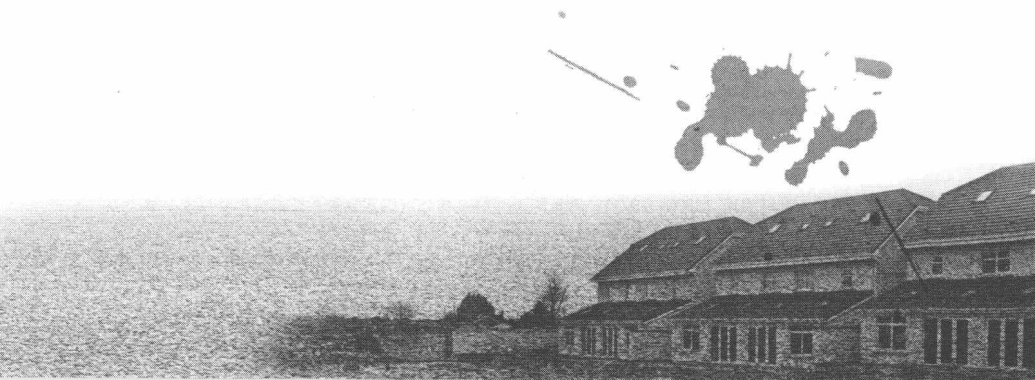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Contents

1	前言
1	序幕
15	第一部 马斯登老宅
221	第二部 冰淇淋皇帝
395	第三部 荒村
537	尾声



故友啊，你在寻找什么？
经过长年漂泊，你已归来
怀着远离家乡
异国天空下育成的
种种情思和想念。

——乔治·塞菲里斯^①



① 乔治·塞菲里斯 (1900—1971)，希腊诗人，1963 年以《画眉鸟号》获诺贝尔文学奖。译文从林天水先生所译《游子还乡》。

1

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父子。

两人开着旧雪铁龙，专挑旁路支线，大致沿西南方向横穿全国，想歇就歇，想走就走。抵达终点之前，他们有过三次长时间停留：先是罗得岛，高个黑发男子找了家纺织厂做事；接下来是俄亥俄州的扬斯敦，他在拖拉机装配生产线打了三个月的零工；最后，离墨西哥边境不远的某个加州小镇，加油兼修理外国小型跑车，挣到的票子数量让他既惊又喜。

不管在哪里停下，男人总是要买一份缅因州波特兰出的《新闻先驱报》，寻找南缅因小镇“耶路撒冷林苑”及其附近地域的消息。要找的新闻条目不时出现。

他在汽车旅馆房间里写了一份小说大纲，到达罗得岛州的森特勒尔福尔斯市后寄给版权代理。天晓得多久以前，黑暗没有笼罩人生的时候，他还称得上是个有名有姓的小说家。代理人把大纲拿给最后一位替他出过书的出版商，对方礼貌地表示了兴趣，但却拒绝以任何名义预付款项。他把代理人的回信撕得稀烂，告诉身边的男孩：还好“请”和“谢谢”依然免费。

男人的语气并不特别苦涩，说完后也不管日后如何，径自动手写了起来。

孩子话不多，总是一脸苦相，眼神黯淡，仿佛永远在眺望荒凉的内部视界。沿途在餐馆和加油站停车的时候，他的行为举止体现出良好的教养，但除此之外却也看不出更多东西了。他像是不愿让高个子男人离开视线，连男人去上个厕所也能让他面露紧张神色。尽管高个子男人动不动就想挑起耶路撒冷林苑的话题，但男孩始终拒绝谈起那个小镇，男人有时候存心把波特兰的报纸留在桌上，男孩连看也不看一眼。

书写完的时候，两人的住处是高速公路附近的滨海小木屋，他们经常在太平洋里游泳。太平洋比大西洋温暖，也更友善。这儿没有往日的记忆。男孩晒成了深棕色。

尽管过得不错，三餐像模像样，屋顶能遮风挡雨，但男人渐渐绝望起来，怀疑这种生活方式是否正确。他在家教孩子念书，教育方法上自认还算全面（男孩很聪明，读书读得进去，和高个子男人小时候一样），但男人不认为绝口不提撒冷林苑对孩子有任何好处。他偶尔会在睡梦中叫喊起来，把毯子掀落在地。

纽约来了信。版权代理说兰登书屋愿意预付一万两千块稿费，一家图书俱乐部的包销合同也差不多谈定了。这样行吗？

当然。

男人辞掉加油站的工作，和男孩越过了边境。

2

洛斯·扎巴托斯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“鞋子”（私下里，高个

子男人不知为何觉得这名字非常好笑)，这个小村庄离太平洋不远，游客罕至。路不好走，没有海景（再往西五英里才看得见大海），也缺少名胜古迹。至于享受方面，小酒馆蟑螂成灾，唯一肯卖身的女人五十多岁，已经当上了祖母。

把美国抛在身后，不属于凡世间的宁静笼罩住了两人的生活。鲜有飞机掠过头顶，没有收费公路；方圆一百英里之内，谁家也没有动力割草机（怕是也无所谓没有）。两人有一台收音机，传出来的却只是喧闹噪音；新闻播音全用西班牙语，男孩才刚开始学这门语言，而终其一生，西班牙语在男人耳中都不过是叽里咕噜的外国话。所有的音乐都和歌剧没有区别。在夜里，有时候能收到蒙特里^①的流行音乐电台，“狼人”杰克^②的口音听得人想发狂，但就连这个电台的信号也时有时无。耳力所及范围内，唯一的马达属于一台模样趣致的旧式旋耕机，其主人是一名当地农民。风向正确的时候，马达不规则的突突声会化身做不安分的鬼魂，悄然飘进他们的耳朵。生活用水得靠人力从井里打。

每个月他们都要到镇子上的小教堂参加一两场弥撒（并不总是一起去）。两人谁也不懂仪式的意思，但依然照去不误。教堂里热得让人窒息，听着千篇一律、似曾相识的韵律和承载语言的声音，男人往往不由自主打起瞌睡。一个星期天，男孩走到破旧的后门廊上，找到刚开始写一部新小说的男人，犹犹豫豫地告诉对方，他和牧师谈过了皈依的事情。男人点点头，问他的西班牙语学得如何，够不够聆听教诲。男孩说应该不成问题。

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西部城市，位于旧金山南部的太平洋海岸边。

② “狼人”杰克（1938—1995）：真名 Robert Weston Smith，美国著名的电台播音主持人和唱片骑士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名噪一时。

男人每周赶四十英里路去拿缅因州波特兰的报纸，报纸至少过期一个星期，有时候还被狗尿染得发黄。男孩说出心愿后两周，报纸上出现了一篇深度报道，讲的是撒冷林苑和佛蒙特小镇妈姆桑。文中提到了高个男人的名字。

他把报纸随手一放，并不特别指望男孩会捡起来看。这篇报道在好几个方面令他心生不安。看起来，撒冷林苑的事情还没有画上句号。

隔了一天，男孩拿着报纸来找他，折起来的报纸恰好露出头版头条：“缅因鬼镇？”

“我害怕，”男孩说。

“我也是，”高个男人答道。

3

缅因鬼镇？

约翰·路易斯

《新闻先驱报》特约编辑

耶路撒冷林苑，此小镇位于坎伯兰市东侧，波特兰以北二十英里处。在美国历史上，这并不是第一个逐渐枯萎乃至雨打风吹去的镇子，也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，但无疑是最怪异的一个。美国西南部鬼镇林立，一旦发现金银富矿，社区便会平地而起，等矿脉干涸就又随之消失，徒留空无一人的商铺、旅馆和酒吧在死寂中漠然腐烂。

耶路撒冷林苑——或者按照当地人的叫法：撒冷林苑，此处的清空过程神秘莫测，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佛蒙特小镇妈姆桑。1923年夏天，妈姆桑逐渐枯萎，最终随风而逝，同时带走了她的三百一十二名居民。住宅和镇中心的寥寥几幢商业建筑仍旧巍然挺立，但自从五十二年的那个夏天以来，就再也没有人在此居住过了。有些屋子的家具被人搬走，但多数房屋依然原封未动，像是飓风在某个平常日子的下午忽然刮起，把所有人都卷上了天空。一幢住宅里，晚餐的桌子已经收拾好，但桌子中央的花束却已凋零多年。另一幢屋子里，楼上卧室的床罩已经掀起，仿佛主人正准备上床歇息。当地的商店里，柜台上摆着一匹朽坏的棉布，收银机上已经打入了一块两毛二的价钱。调查者在现金抽屉里找到了差不多五十块钱，还保持着当初的原样。

当地人喜欢讲这个故事逗弄游客，暗示小镇闹鬼——他们说，这正是妈姆桑荒弃至今的原因。不过，更加符合现实的原因是，妈姆桑位于本州被人遗忘的角落，到任何一条主干道都很远。除了玛丽·赛勒斯特^①式的突然神秘空置之外，她和其他成百上千的鬼镇并无不同之处。

耶路撒冷林苑的情况大抵相同。

按照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，撒冷林苑有居民一千三百一十九人，与上一次十年前的人口普查相比，多了六十七条生魂。这个镇子建设得无甚规划，慵懒舒适，旧日的居民亲昵地称之为“林苑镇”，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。镇上的老家伙们定期在公园或克罗森农

① 著名鬼船，于1872年11月5日搭载十人出海，同年12月4日被人发现时，船正全速朝向直布罗陀海峡航行，但船上空无一人，且没有任何打斗痕迹。

产品市场的炉子旁聚会，唯一能让他们津津乐道的就只有1951年的火灾了，当时有人乱丢火柴，从而引发本州历史上最严重的森林大火。

要是有人退休后愿意到乡村小镇消磨时光，希望身边的人不多管闲事，随便哪个星期最热闹的事件都顶多是妇女慈善烘烤大赛，那么，林苑镇就无疑是你的好去处了。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讲，1970年的普查结果体现出了一种模式，田园社会学家和任何一个缅因州小镇的长期居民对此都不会陌生：老人多，穷人多，许多年轻人高中毕业就远走高飞，从此不再返乡。

然而，一年多之前，耶路撒冷林苑镇开始发生不寻常的怪事。那里的人开始渐渐消失。当然了，大部分人并非按照字面意思真的凭空“消失”。

帕金斯·吉列斯皮，林苑镇的前治安官，住进了基特里^①的姐姐家里。查尔斯·詹姆斯，药店对面加油站的东家，在镇子旁边的坎伯兰市经营修车厂。宝琳·狄更斯搬去了洛杉矶，罗姐·科莱斯在波特兰的圣马太使团做工。“未失踪者”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。

这些被找到下落的人，他们身上最神秘的地方在于，谁也不愿或是不能够谈起耶路撒冷林苑镇，以及那里可能发生过的事情。帕金斯·吉列斯皮看着记者，点燃香烟，淡然道，“反正就是想搬家了呗。”查尔斯·詹姆斯说他实在是迫不得已，因为生意随着镇子的枯萎一落千丈。宝琳·狄更斯曾在“顶好咖啡馆”工作多年，她没有回复记者的咨询信。科莱斯小姐则连撒冷林苑镇这几个字也不想听见。

通过符合逻辑的猜测和几分调查工作，不难觅得部分失踪事件的

① 缅因州最西南端的城镇。

端倪。劳伦斯·克罗凯特，镇子上的房地产经纪人，携妻女一同人间蒸发，在身后留下了不少值得怀疑的风投计划和地产交易协议，特别是其中那桩波特兰的投机生意，波特兰购物中心如今正在所涉标的地块上拔地而起。亦在失踪者行列中的罗伊斯·麦杜高一家，其幼子于年初夭亡，他们对镇子恐怕也没有多少留恋之情，可能阖家搬去了任何地方。另外不少人的情况与之类似。根据州警长彼得·麦卡菲所述：“我们派出了追踪者，去寻找耶路撒冷林苑镇大部分失踪者的下落；然而，话也说回来，林苑镇不是缅因州头一个住户纷纷消失的地方。比方说罗伊斯·麦杜高吧，他在一家银行和两家财务公司都有欠账……照我说，他就是漏夜逃债，换个地方从头开始去了。难说今年或者明年什么时候，他忍不住掏出信用卡使用，追债人保证拍马赶到。在美国这地方，失踪几个人就跟樱桃馅饼一般稀松平常。这个社会建设在滚滚车轮之上。人们每隔两三年就要收拾帐篷搬个家。忘记留下转发邮件的地址也没啥奇怪的，特别是那些赖账不还的家伙。”

麦卡菲警长的说法讲求实际，很有实用主义的味道，却无法解释镇子里的全部问题。亨利·佩特雷偕妻儿一同失踪，但佩特雷先生是信诚保险公司的高管，恐怕不能冠之以“赖账不还”的名号。殡仪馆老板、图书馆员、美容师，林苑镇的“死信”名录也包括他们。这份名录的长度令人看了深感不安。

附近城镇已是流言四起，都市传奇眼看就要成形。撒冷林苑镇有闹鬼的坏名声。中缅因州电力公司的供电线将镇子一分为二，据说有人看见五颜六色的光团在电线上方悬浮；如果你暗示镇民被不明飞行物绑架走了的话，谁也不会因此哈哈大笑。还有传闻说，镇子里行黑弥撒的年轻人在搞“黑巫聚”，结果引得上帝大发雷霆，惩罚了这个

用圣地里至圣之城命名的地方。另外一些不那么喜欢超自然思维的人，则回忆起三年前得州休斯敦的事情，当时那里也“失踪”了不少年轻人，最后找到的是一个恐怖的千人冢。

实地探访一番撒冷林苑镇，你将发现这些传闻还不算疯狂。这里没有一家商店开业。斯潘塞杂货暨药店坚持到了最后，终于在一月关门大吉。克罗森农产品商店、五金店、巴洛和史崔克家具店、顶好咖啡馆，甚至镇公所，都已是木板封门。新建的初中空无一人，附近三镇于1967年在林苑镇合建的高中亦然。学校的家具和书籍都搬进了坎伯兰市的临时安置点，等待全民投票之后，在学区内的其他城镇重建学校；但是，无论选址何处，新学年开始的时候，报到行列中大概都不会见到撒冷林苑镇的孩子。这里没有孩子；只剩下废弃荒芜的商铺、空无一人的住宅、杂草丛生的庭院、死气沉沉的大街和便道。

州警局望与以下诸位取得联系，能获知其最新住址更佳：约翰·格罗金斯，耶路撒冷林苑镇卫理公会牧师；唐纳德·卡拉汉神父，圣安德鲁教堂的本堂神父；梅布尔·沃茨，孀居多年的寡妇，对本镇的教会和公共集会贡献良多；莱斯特·德拉姆与哈莱特·德拉姆，夫妻均在盖茨纺织厂工作；伊娃·米勒，经营镇子上的寄宿公寓……

4

文章刊发后两个月，男孩皈依教会。第一次告解的时候，他说出了全部真相。

5

村里的神父是一位老者，白发苍苍，面容隐设在皱纹编织的网格背后；饱经日晒的脸孔上，窥察世情的眼神却充满了惊人的生机和热情。眼睛蓝得出奇，很有爱尔兰味道。高个子男人到神父家的时候，他正坐在门廊上喝茶。神父身旁还有一位穿城里人套装的男人，这位先生梳着中分头，涂了不少发油，让高个子男人回想起 19 世纪 90 年代的人像照片。

那人硬邦邦地说，“我叫赫苏斯·德·拉·雷·穆尼奥兹。格雷康神父请我做翻译，他不懂英语。格雷康神父为我们家做了很多善事，具体内容我不会提起。至于他想与你讨论的事情，我的嘴巴也会同样锁牢。你觉得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他先和穆尼奥兹握手，然后是格雷康神父。格雷康用西班牙语说了句什么，露出笑容。老人一共只剩下五颗牙齿，笑容却非常和煦悦人。

“他问你要不要喝杯茶，绿茶，能清火。”

“那可就太好了。”

寒暄过后，神父开门见山，“那男孩不是你的儿子。”

“对，不是。”

“他做了一次奇异的告解。说真的，我侍奉上主这么多年，还没有听过更加奇异的告解。”

“不奇怪。”

“他哭了，”格雷康神父说着抿了一口茶。“发自内心深处，哀痛

欲绝。从他灵魂的最深处来。听见这样的告解，您猜得到我想问什么问题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高个子男人不动声色。“不必问了，他说的是实话。”

穆尼奥兹还没翻译，格雷康神父就点点头，面色阴沉下来。他俯身向前，合拢的双手夹在两膝间，说了很长一段话。穆尼奥兹听得很专注，努力不露出任何表情。等神父说完，穆尼奥兹开口道：

“他说，世界上固有奇事异闻。四十年前，有位农夫从格拉尼翁内斯带了一只蜥蜴给他，这只蜥蜴嘶叫起来像个女人。他见过身生圣痕的男人，犹如我主受难时的钉痕，每逢受难日他的双手双脚就流血不止。他说你们遇到的事情很可怖，很黑暗，对你和男孩都是严峻的考验。特别是孩子。那桩事情在蚕食他的心灵。他说……”

格雷康神父又简单说了一句什么。

“他问，你是否理解自己在新耶路撒冷的行为。”

“耶路撒冷林苑，”高个子男人说。“是的，我理解。”

格雷康神父再次开口。

“他问，你打算怎么处理。”

高个子男人非常缓慢地摇了摇头。“不知道。”

格雷康神父再次开口。

“他说，他会为你祈祷。”

6

一周后，他从噩梦中醒来，大汗淋漓，高喊男孩的名字。